

·中国剑侠小说·

雍正剑侠图

(最新修订版·前部)

上

常杰淼 原著 王璲 修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中国剑侠小说 ·

雍正剑侠图

(最新修订版·前部)



常杰淼 原著 王璩 修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剑侠图·前部 / 常杰森著, 王璘修订.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17 - 1832 - 7

I. ①雍…

II. ①常…

III. ①评话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0310 号

雍正剑侠图·前部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 洁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094 千字

印 张 57.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0 元(上、下)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出版前言

1921年，评书艺人常杰森在辽宁营口表演《雍正剑侠图》，一炮打响。常杰森（1875—1929）是北京人，也有人说是山东人。1903年起在北京说书，后在天津拜师王致玖，书目有《永庆升平》、《东汉》等。《雍正剑侠图》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他与许杰泉、张杰鑫被誉为“评书三杰”。

《雍正剑侠图》最早连载于《新天津报》、《新天津晚报》，1928—1943年间结集出版41册。常杰森去世后，弟子蒋轸庭在原书的基础上续编，于是有了“剑山蓬莱岛”、“万龙藏风岛”、“攻打聚英山”等热闹情节，更多高深莫测的剑侠相继亮相，而篇幅则翻了数倍。民国年间这部书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

《雍正剑侠图》是剑侠小说的经典之作，全书场面宏大，形形色色的剑侠先后登场的达五百七十多位；情节惊险曲折，加之各门武术繁复、绝招叠出，令人目不暇接。由于该书是口头表演的实录，在情节乃至叙事等方面难免失之严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阅读情趣。我社推出的这个版本，在文字上作了较大修订。首先是缩小了篇幅，删去了一些与情节关系不大或脱节的段落；其次是删减或修改了一些口头语之类的冗词废话。较之其他版本，本修订版的特色是：情节紧凑，叙述流畅，因此更适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口味。

编者

2013.9

目 录 (上)

第一回	避严亲畏罪走异乡 入深山穷途遇剑客	1
第二回	童海川下山初试艺 探双亲风雪入京师	23
第三回	护府第童林战五小 赴地坛海川初结义	37
第四回	庆团圆合家重相聚 遭奇祸骨肉两分离	66
第五回	下山东贝勒赠银惹事 油坊镇李源被打访师	92
第六回	盗宝贼寇隔窗听秘语 仗义助友同赴侯家庄	112
第七回	四寇合谋火烧巢父林 二侠出世镇播杭州府	139
第八回	府台受贿设播断是非 杭州开播童林会法禅	163
第九回	淮安送镖张雄失镖银 太湖要镖侯庭战五寇	182
第十回	三岔河二盗顺水脱逃 九龙观南侠赴杭助播	211
第十一回	杭州府镖局再度开播 北高峰秋田初次登台	236
第十二回	比剑术南侠对北侠 诉衷肠童林激秋田	256
第十三回	释前嫌贝勒了争端 探贼踪陶润献计策	269
第十四回	探消息众侠夜宿陶家店 假祝寿陶荣卧底清水潭	280
第十五回	为国宝陶荣宴上用计 探敌巢三侠力战群贼	291
第十六回	清水潭镇东侠连擒三寇 烈焰寨盗宝贼乘乱双逃	310
第十七回	灵隐寺献艺童林贺号 畅春楼聚会四小相识	320
第十八回	清源山拜师洪利遇剑客 东西湖发水家园成泽国	349
第十九回	火神庙丙南公喜认亲子 杨家庄五小侠义结金兰	360
第二十回	贝勒做媒小侠喜结良缘 吉人天相洪利全家团圆	371

◆ 雍正剑侠图（前部·上） ◆

第二十一回	白玉如急难学得绝技 把式场演枪惹来官司	383
第二十二回	陷害世交陆寅恩将仇报 采花害命恶徒难逃法网	399
第二十三回	龙潭镇众侠巧会飘然叟 烂石岛侯庭剑斩乔玄龄	420
第二十四回	剑下留情侯庭放三鼠 连败四阵谷瑞设缓兵	428
第二十五回	锁盗宝贼马彪施诡计 破达摩堂三侠显神通	440

第一回

避严亲畏罪走异乡 入深山穷途遇剑客

何人引我染风尘，荏苒韶光年句五。衣冠颠倒辱为荣，放浪形骸玷曾祖。都门赤子不堪言，风流乞丐甜中苦。破衣如绣胜锦团，淡饭饕餮充肠肚。口似悬河若水流，心同宝鉴如案牍。文惊四座吾说评，点缀八方皆仰俯。鼓舌摇唇论盛衰，贬佞褒忠谈今古。舌笔之业乐如何，脱去襁衫更黻黼。

鄙人流寓津埠，二十余载，栖身评书界内，言讲《雍正剑侠图》一书。多蒙各界欢迎，甚为抱歉。菲劣之材，何敢现丑报端。今蒙本报相聘，不揣冒昧，特奉原书，以供阅者。然将来首尾不接之处，所在不免，尚祈诸君原谅见教是幸。

是书以武侠之技，提倡武术之精神。内中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各色言情，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风花雪月，怪力乱神，由浅入深，无奇不有。是为长篇小说之目的。

此书始于满清康熙五十四年，终于雍正。由紫气东来，历九朝八帝，皆称明君。唯康熙年间，普通小说最多。雍正结交剑侠，岂无知者。按原书，当雍正即位，康熙敕封十四太子允禔，雍正乃第四太子，圣讳胤禛，当时为康熙圣主所不齿。因结交侠客，后文方有二老盗宝匣于乾清殿，删改圣旨，雍正方有九五之尊。此乃是书之大旨。

开书若由雍正讲演起来，岂不唐突，那末应由何处而起呢？单言一农人，此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众公稍安勿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北京京南霸州城南童家村，姓童名林，表字海川，年方一十八岁。相貌魁梧，秉性刚直，纯厚敦笃。生平有一样古怪的性格，不诺寡信；或有人失信于他，绝不与交；唯有粗草过猛，是其劣也。家有严父童怀，慈母杨氏。外有叔伯兄弟童缓，因无所依，遂一处同居。住家东村口第一门。房数椽连场隔院，良田五十余亩。虽非富户，然亦称小康，虽不是诗书门第，总算勤俭人家。一家四口，颇称相得。外有长工月工。是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兵归甲库，马放南山，海晏河清，万民乐业。要是在村庄上，无非是农务，春种秋收，提篮撒种，半年忙，半年闲，庄稼勤务。顶到春种秋收，青年子弟，在家无事，各家恐其效尤，差不离各村，均要请武术教习，令其习练。单说童家村，请了一位教师。沧州人，姓

李名直，外号人称弹腿李，就在今场院练习。童林也在其内练习弹腿，并有青年子弟二十余人。不过就是六合刀、六合大枪，均都是花拳等类，没有真实的硬功。唯有弹腿，是这一位李教师的专门。这个弹腿呢，分为六家师，何为六家呢？分串拳门弹腿、化拳门弹腿，回回门占四家弹腿，共为六家师。此是少林的绝艺，按僧道俗共为六家，按《拳经》有云：“南京到北京，弹腿出于教门中。清真正教实授传，留下弹腿十趟拳。”故六家腿，为回回弹腿最好。

此为回回十趟弹腿。少年弹腿十一趟即和尚弹腿。道教为串拳弹腿，此为弹腿之根基。为何将弹腿言之凿凿呢？凡练武术，各种拳脚，皆由弹腿而起。童林乃书中主要人物。此谓初蒙之始，故巧遇李直，得弹腿之精华。后遇剑客方能一学而成。天天聚练，无奈好事多磨，不料李教师家里来了封家信，家内有紧要的事筹，只得回归家内。这场子一散，各家子弟，均都效尤，唯有童林，不肯将功夫丢失，仍然每日照常习功。二五更的功夫，仍是不搁。好在家中诸事，自有老父照管。清晨在场院练完，必要出东村口，绕北村口，进西村口，回归家内。及至回到家中，早饭已然做熟。因为乡下的饭，做的最早，每天家常的饭。不过就是玉面饽饽、熬小米粥，吃完了也就无事可做。

这一日，起晚了点，将功夫练完，到村外边去闲逛一趟。进西村口，在北面有三间更房，这三间房子是村中公共所立。专办一切善举及青苗会等事。村子里打更的在内居住，所有本村闲散的人、年老的人，无事聚坐闲谈，时常斗纸牌，无非是解闷，也没有多大输赢。童林进了西村口，看见更房里面有不少人在聚谈，童林也时常在里闲坐。今天正走到外面，众人看见童林，内中有人姓刘名禄，论来是童林长辈。童林寻常和睦乡里，亲近四邻，人缘最大，都爱惜童林纯厚。这位刘爷道：“海川，少见哪！因为什么总不到这里闲坐。”童林含笑回答：“家事太忙，您一向可好。”说着进了更房。刘爷首先含笑开言：“海川，你是个没事的人。我们几位今天也闲暇，我们要商量斗个小牌，你来正好，咱们解解闷。”童林未及回答，旁边一人答道：“要是斗牌，可是有我。”童林观看，心中有些个不悦。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品行不好，乃市井无赖。是在村中过阔了的家当，没有不怕他的。此人姓王排行在三，小名叫狗儿，外号叫青草蛇。这小子，在村子里边，无恶不作，终日里在庄子里假充光棍。与人拍头抹血，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跟未弥月的孩子打架，能打个十个八个的。打疯狗，骂傻子。这还不要紧，你要是得罪了他，赶到青庄稼正长成了的时候，他夜间跑到你的庄稼地里去，高粱将要收成时候，他把高粱穗都给你弄了下来，扔到地下。要不然，玉米长成，他全给掰了下来，扔那么一地。他也不要，他是成心祸害人。这还不算，等到秋收冬藏，粮食入囤，柴草上垛，夜里给你弄把火。他那个胎子，身量不高，横下却有。一身蓝布裤褂，白袜子，穿两只踢死牛的鞞鞋。这个脑袋的造像四六旋不出个球来。

两道小眉毛，再配一双狗眼，一嘴的食火，两个兔子的耳朵。还是真蛮横，打遍了街，骂遍了巷，单打单斗，还是真打不过他。真要能打他，打轻了他不怕；打重了还得料理他。贫寒之家，惹不起他；真有势力之家，好鞋不踏臭狗屎，没有那末大的工夫理他。

童林是何等的人物，岂能看得上他。又不好得罪他，常言有云：“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童林笑道：“三哥，我还是真没有工夫。”青草蛇一听，把眼一翻，嘴一咧道：“嘿！海川你不对，斗牌你是多心我。”童林赶紧含笑说：“三哥，您愿意斗，我还喜欢和您来，没有您我还不来。”王三冷笑道：“是呀，那么咱们四位都是谁？”刘爷答言道：“有张二爷，咱们四家好吗？”张二爷道：“咱们把前后窗户满都摘下来，过堂风凉快。”大家说道：“对！”王三道：“海川，你上炕里边去，靠着窗台面向北。”海川笑道：“就是我年轻，焉能那样子呢？”大家说：“不可拘束！”“那末我就斗胆依从了。”“张二爷在东面，刘爷在西面，我老王坐在炕边面向南，咱们牌呢？”大家拿过牌来，放好了牌垫，把牌放在当中。王三说道：“海川，你先抢牌。”童林微笑：“我若先抢，我可就是头牌。”“哪有那末放的呢？你抢。”童林果然伸手翻牌，却是九万，“怎么样，是我头牌。”大家言道：“你真有头牌命儿。”于是这四位，就斗起牌来。

唯有这个耍钱，最品人的性情，要不要钱怎么能有赌品呢？刘爷、童林，倒是随便一斗，无非是解闷。唯有这个王三，素来他的品行就不端，顶到耍上钱，那就不问可知啦！丑态百出，不是摔牌，就是骂街。真可称得起，手握多张，如擎团扇，左觑人而右顾己。真是望穿鬼子之睛，费尽魍魉之技。非得把小鬼的能耐拿了来，方才能赢钱。他原本没有多少钱，坐下他就想赢，输了他就要滚赌，抓碴打架。这个耍钱场呢，原有这个毛病，谁不会来，谁不能赌，谁准赢钱。可巧三家输，就是童林一家赢。真是钱奔大堆，就是童林不会赌，就是他赢。这位王三爷，真是水吊子坐在烟筒上。怎么讲呢？就是他没开和。他看了看自己的钱哪，只剩下了三文钱。手里这把牌不和，地下的钱真不够输的。看手中牌，非叫七万不和。因为什么呢？六万八万手里头的张儿，是腰里插枪，独叫七万，方能满牌。他看了看牌地上的乱牌，已经有了三张七万。那一张七万，还不定在谁的手内，这把牌是非输不可。他一着急，要用腥赌（俗说就是偷牌）。他用手将乱牌里的七万，扒拉在上面，相近牌垛。他是用右手去抓牌，却拳起三个手指，用第二指去抓牌。暗在拳着那三个手指上，用舌一舔，第二指却不在牌垛抓牌，用那三个手指上的唾沫，将乱堆的七万，粘了起来，将手一拳，高声叫道：“哈哈……自掏七万，赶紧与我家里报喜，我可和了牌啦！”童林眼快，看见了他是偷牌。这个名，又叫系牌。童林将自己的牌一合，放在牌地以上，叫道：“三哥！这个钱我们不能输。”王三把眼一瞪，说道：“怎么办呢？我好不容易头回满牌，童林你这不是

给我添满吗！”童林接着说道：“要是从乱牌里挑，那事我也会啊！”王三听罢，气往上撞，忙说道：“你看见我挑了吗？”说话之间站起身来，立于炕沿之上。此时童林看他羞恼成怒，势将用武，童林也就站起身来，立于炕里，面向王三。青草蛇用左手指着童林，说：“你真可恶！”遂用右手向童林面上“叭”的就是一个耳掴子。所幸童林练过一身好武术，早就预防。童林见势不好，忙将左手一扬。王三的手，正磕在童林左臂上。童林一伸右手，用了个黄莺掐粟式，正托在王三的脖项之上。这个乱子可就大了。王三来了个仰面朝天，就倒在炕底下，一翻身就爬了起来。素常真还没吃过这个亏，这可是接三的竹竿子，他就火儿了。一声怪叫：“哇呀！”势如冲锋，决一死战。无奈屋中人多，连看斗牌十几个人，还能看他们打架吗？大家只得相劝，自然向着童林的人多。刘爷上前相拦，笑道：“王三弟，你可不准这样。让童林年青无识，有我们评理。”王三一看，大家都向着童林，明知打不出圈去。他便高声喊叫：“姓童的，我与你完不了啦！”童林说道：“好好！”童林怒目相视叫道：“王三，今天我可要收拾收拾你！”王三听罢，气得浑身乱抖，大声嚷道：“今天人也太多，此处也不是打架之地，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两个人后会有期，再见吧。”王三说罢，一转身，一溜烟似的跑啦。

大家劝着童林，童林余气未息。刘爷说道：“海川，你这是多余，跟他做什么，常言有话，人不跟狗斗。其实我们大家，也看见他偷牌啦，你就作为没看见，其实他也赢不了。你必得说明白，闹起来，有什么意思。再说有我们在场，还能叫你吃了亏吗？我见王三，日后与你们和气和气，还得与你们见个面，免得日后谁找报谁。再说倘若此事，要是传到你们老人家耳内，我们不是都不好看吗？得啦，你也消消气，千万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童林道：“这东西真是可恶。我早就惦记着他啦，不是一天半天的，要不是众位在其中解劝，今天非管教管教他不可。”大家一听，齐笑道：“得啦，童林，别生气啦，跟他也不值，来来来，咱们三家斗吧。”童林说道：“天也不早啦，我也得回家去，今天与王三怄气，若叫我父亲知道，反为不美。咱们是改天再见，我得回家看看。”于是就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便与众人告辞回家。出离更房，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想：王三这小子，真不是好人，倒得留心防备他点才是。

自此到家后，日夜的防范，好在没事。虽然如此，常言有句话：好事不出门，歹事行千里。外面评论此事，这一评论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可就传到童林父亲耳内。他老人家虽听说童林在更房日日斗牌，又与王三打架，究竟不知细理，他老人家也不追问。自此在童林的身上，可就留上心了。老人家虽然年迈，精神倒是很好。对于庄稼院的日子，克勤克俭。一到晚间，自己点着灯笼，前后院都要看一看，门都上好，这才安歇睡觉。一到清晨，起得还早，虽不比朱夫子治家的格言，也要清晨早起，洒扫庭阶，内外整理。天天起来，将屋中收拾干净，用

扫帚把前后院都扫干净。这一日，正扫门前，有邻居几个孩童在门前乱跑。内中有一个小孩，名叫小二哥。老人家很爱惜他机灵，遂问道：“你们做什么去，别跑，看拗着吧！”小二哥仰着小脸笑道：“我们上西村口玩耍去！”老人家点头：“小二哥，你要上西村口，看你大哥童林，在更房里做什么呢？与我送个信来，我给你钱买点心吃，好孩子，你去趟吧！”小二哥答道：“我去，您等着！”说罢，带着一头狗儿，一群小孩，走到更房，往里一看，可巧童林在此，正在那更房里面，坐在炕上，面向着里斗牌呢。小二哥看见如此景况，遂叫：“三头、狗儿，你们在村西坟地等我，我与童老伯送个信去。”来至东村口，正赶上他老人家将扫完门前。小二哥遂叫道：“二大爷，童林大哥在西村口更房里斗牌呢，要还不小。”老人家闻听，心中有气。内中暗想：这个庄稼人，除去春种秋收，别无消耗，吃喝无非村中乡粮。嫖之一途，村中无有。唯赌之一道，甚为可畏；可以由浅入深。家中五六十亩良田，不足以供赌品。老人家焉得不恼。遂叫小二哥，回手掏了两文铜钱，“给你买点心吃！”小二哥说道：“谢谢您！”接钱去了。他老人家将扫帚往肋下一挟，往西村口而来。

临近更房，早看见童林，手握多张纸牌，面向里正在高兴之际。童怀有心到窗下，伸进手去，抓住童林，重责他一顿，又恐怕伤了邻居的脸面，倘若童林还口，又怕人耻笑教育有乖。虽然是当面教子，总也得与他留些个体面。不如先进到里面闲坐，作为没看见他。他若知改前非，那还罢了；他若不改，然后再责罚于他，众邻也没的可说。这就是童怀的老成之见。于是随走至更房之内，说道：“众位解闷呢！”大家这才看见童怀，大家拱手道：“请坐吧！”唯有童林，正在看牌之际，猛见老父，只吓得满面通红，不能成语。将牌往牌地上一合，这一分羞惭恐惧，景况难堪，将头一低，难以说尽。老人家见此景况，知道他抱愧，也就不便再言。遂向众人说：“家中有事，回头再见。我不过到这儿看看，众位随便吧！”说罢拱手告别，出离更房回家去了。刘爷脸上一红，心想与老人家多年的交情，今天与童林在此斗牌，显着有些不对。遂向童林含笑说道：“好在老人家没看见你，咱们还接着斗吧！”童林说：“不对，老人家早看见我啦！所以父不见责，全在众位的面子上。我若再赌，更显着不对啦！众位，这牌我也斗不下去啦！无非回家请责领罪。”刘爷说：“那么也好。回到家中，老人家说你，你可别言语。”童林说：“我还敢言语，众位咱们散了吧，回头再见。”于是收拾收拾钱，与众告辞，回到家中，幸好老人并不提此事。童林也知改悔，自此很少上更房。无非每天早晨，照常练习拳脚。至早晨绕弯，走到西村口更房门前，必紧紧走几步回家，习以为常。

这日，童林练完遛弯，正走在更房的门首。门口上站立三人，有前次斗牌的刘爷张爷，还有本村的曹二叔。童林道：“众位闲坐，回头见。”刘爷说：“少见

哪，进来坐坐。”童林说：“实在家中有事，改日吧！”刘爷说：“你看，谁得罪你啦？老不上更房里来。你进来坐坐，我跟你说话。”童林无奈，只得相随，走进更房。大家落座。刘爷说：“今天早晨我与张爷，我二人打算斗十和。张爷说，二人没意思。这么个工夫，曹二弟来啦！三人可以斗啦！二弟偏说我二人商议好啦！三家拐磨子拐他。他非四家不斗，我说咱们门口站着去，有谁算谁。可巧海川你来啦！咱们四家斗吧。”童林说：“我不行哪。”“你看，海川你斗两把，别人来了，你再让。”童林驳不过刘爷去，说：“我可没工夫，有人来我就让。”“就是吧！海川你上炕里边去。”于是拿牌，大家落座。仍然是刘爷在西边，张爷在东边，曹爷在炕边。大家抢牌，于是就斗起来了。虽然说是斗两把就完，奈因钱眼上有火，斗上就散不了啦！闲坐的人，愈续愈多。连看歪脖子病的，有二十来人。屋中高谈阔论。正在热闹中间，不防小二哥带着一群小孩，去西村口玩耍。皆因前次老人家童怀，给过他俩钱买点心。因而每逢走到更房门首，必要看看童大哥。今日走到更房，正看童林在里面斗牌，遂说：“你们先走，在村外等我，我与童大爷送信。大哥又在此斗牌。”众小孩点头道：“快点来，我们在村子外等你。”于是众小孩奔西村口去。小二哥转身，直奔东村口，老远就见童老伯拿扫帚扫街。于是高声叫道：“老大爷，您快看看去吧，我大哥又在更房里斗上啦！耍儿很大，斗得很热闹。”老人家童怀闻听概不由己，心中有气。好小子，没改性，这是非打不可。遂说道：“好，小二哥给你钱，买点心吃。”小二哥说：“您不用给啦，不要啦！”老人家说：“拿去！”说着拿着扫帚，竟奔更房而来。

临至更房相近，早看见童林，坐在炕上，仍是面向里，正要得高兴。老人家有心由门口进去，又怕童林由窗台跳走。莫若我由窗台进去，揪住他给他一顿扫帚，看他知改不知改。老人家到了窗台下，恶狠狠地上窗台。左手揪住童林的发辫，右手举起扫帚，照准头部，“叭嚓”，就是一下，打得童林睁不开眼。不但童林不知是谁打他，就是屋中人，谁也没看见老人家童怀。大家只顾看牌，哪有工夫往旁处看呢。童林被打，心一动，莫非是青草蛇王三，趁我不防，暗算于我。我岂能相容，遂将牌扔于牌地上。右手顺自己脖项，往后一伸，揪住身后面那人的胸膛。左手由胯下圈至后来人的腿部，膝骨点炕，将腰一弓，顺手往炕下一纵。老人家童怀这个乐可大啦。头朝下，就躺在炕底下去啦！脑袋碰了个大包，岂能与童林善罢甘休。童林赶到看见是他父亲，已经吓得胆裂魂飞，目瞪口呆，面色如纸。不用说老人家不能宽恕，就是众乡亲，皆都怒视童林。怎么办呢？这个乡村里头啊，最不喜爱的是不孝之子，乱七八糟的人家，最喜的是勤俭孝子之家。今童林虽误伤老父，别看大家与童林那么好，今为公愤，大家有些个看不上童林。一同斗牌的这位张爷，向着童林冷笑，竖着右手的大拇指，说道：“童林！你真不含糊，不枉你练过武术。你竟会打你爸爸。”一阵阵的冷笑。这位刘爷，怒形于色

道：“海川，这个你可不对。你要在村子里，像这个样子，那可不行，这还了得！”唯有老人家童怀，含泪说道：“好好，人家养儿防老，种谷望收，谁像我，家门无德，出此逆子。”说着立起身形，高声喊闹：“你就把我打死，我成全你的孝道。”说着往童林身上就去撞头。童林哪里还敢答言，一转身顺窗台跳至外面，往西村口跑下去了。耳内听后面老人家追赶，诟骂万端。童林哪里还敢回头，跑至西村口外，听后面没有动静，站住身形，扭项观看，幸而老父没追。

原来老人家童怀被众人劝解回去了。单提童林，站在西村口外，如醉如痴，若在云雾之中。举止失措，真如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若再归家，老父岂肯相容。就是村中父老，也难以相见。童林想够多时，无由归家。猛然想起，自己的姑父，住在正西小刘村，名叫刘玉，只得去哀求姑父姑母，从中排解，好回家请罪。于是向刘村而来。到了小刘村，正值他姑父在家，遂将自己所遭始末，从头至尾，对他姑父说明。他姑父着实抱怨了他几句，好在姑母在旁劝解，遂将童林留在家中，又令他姑父请出本村有头有脸的几位来，面见童怀为童林说情。无奈老人家童怀气恨不出，口风太紧。老人家也说得有理：“总是我教育不好，方生此不孝忤逆之子，古人有云：有子不肖莫若无。众位分心，情我领啦！总是我家门无德。哪一位若将童林陪了回来，我可是一头碰死。众位，我们爷儿两个，是有他没我，我认绝户啦。”

大家一听，关系人命，老人家又在盛怒之下、羞惭之时，万难和平。只可过两天再说，于是众人告辞。刘玉回家，将此事对童林细说了一遍。童林一想，父亲不能见容，在姑父家中住着，又觉无味，只得远走。倘若时运变转，发财还家，也许有的。这是他心内之事，别人哪里知道。又住了两日，遂向他姑父相商：“既然我父不容，您来往分心，我心里也不忍让您跟着为难。我打算跟您相商，我到朋友家里住两天，您还是与我为力。谁让我将事做错呢！我怕我父找到您的家中，多有不便。不如在朋友家中，躲避几天。您借给我一个白粗布的小褡裢，再借我两吊钱。几时我父亲将气消点儿，我再求您，给我哀求，我再回家。”他姑父皱眉说道：“你可别远去，在哪儿住着，千万先给我来信，到临时我找你去。”于是将东西备齐，童林与他姑父姑母告辞。他姑父送出村口，又再三嘱咐童林，千万不可远去。童林点头应允，分手告辞。他姑父回家，暂且不提。

再说童林，他心中原没有一定的投奔。自己打算逃往他乡，自己混好了，发财回家，一来父母看着也喜欢，再者叫乡亲们也看看，我成材不成材。虽然是这样打算，暗中已入了三不归（但凡在外跑腿之人，在外逃亡很多有这种病的。年轻的人，不明世事。在村中看见人家由家中逃走，在外头发财，衣锦身荣，发财回家。他看着人家眼热。他在家中稍不如意，也想在外头发财。及至逃在外省，举目无亲，又没有文武赚钱的能力，资斧断绝，没有脸面回家。他一害臊，由此

流落他方，绝无归期。此为一不归。再不然，身上无衣，腹内无食，病在招商的旅店。店家一看不好，恐其受了累，夜间将他搭至在荒郊，葬送犬腹。此其为二不归。或者在外，遇着有人扶持发财致富，娶妻生子；或在外恋其美色，竟忘却家中的父母，竟不返里，是为不孝不义之人也。其为三不归）。

闲言少叙，单说童林，信马由缰，行无定所，竟往南走下来了，无非晓行驿站，夜宿招商，非止一日。这一日，住在店房，查点自己的盘费，只剩下有百文钱之数。除去店饭钱，下余不过二十文钱，明朝路费，又当如何？至晚间店内伙计算账，见童老客双眉紧锁，因问其故，童林备叙前情。伙计在旁慨然而叹，遂说道：“老客你不知道在外跑腿的难处。我姓张，排行在二。我与你同病相怜。我当初在家，不受拘管，因负气跑到外面。我自己觉得不知有多大的能耐，只落得，举目无亲，流落在此店中，多蒙掌柜的看我殷勤，将我收录。到如今三五年的光景，只落得衣食口腹。若不遇见店东，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没有文武两科的本耐，千万可别往外跑。俗语有句话，就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您得有能耐，也就是文啦武啦都行，才能保全糊口。在家想跑到外面，蹬开了轮子，缓开了脚，发财致富。别妄想，没有那个事。您得真有能耐，方能赚钱。老客你有什么能耐？”童林听了伙计一片言词，言若金石，铮铮作响，吓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冷汗直流。童林点头，暗想人在外面做事很难，四望无亲，手中无钱，这便如何是好？回头望着张二说道：“我生平没有在外边做过事，我在家中就是练过武术。”张二说：“什么？”童林答道：“我练过武术。”张二说：“你不用说了，你真要练过武术，会把式，如今这个年头，上元甲子，人人好练，习武术的很多。差不多各乡村里，都有把式场子。不用说别的，就说常言有话：‘学会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帝王不用，售与识家。’就说识家不用，顶没有能耐，扔在土地上，亦得赚钱吃饭。就怕你不行，你要真行，这儿就是集场，走集的上店的亦多，你打听打听我们这儿属大名府管，张家镇是个大镇店。如果明天你在本镇去卖艺，有的是看得主儿。还是那句话，就怕你不行。”童林说：“行倒是行，有心卖艺，奈因手中缺少兵刃。”伙计说：“我这有口刀，可是竹片刀。我们店里早先也住过卖艺的，他临走的时候，忘在这里。我送给你用。”童林说：“那好极了，我谢谢你。”伙计说道：“你等着我给你拿来。”工夫不大，伙计把竹片刀拿了来。童林一看真好，正合自己使用，遂说道：“就这么办吧！可是还得明天叫你受累，把我领到集上去。”伙计答应说：“行，您先歇着吧！”说罢伙计出去，各自安歇，一夜晚景无事。

次日天明，伙计等候童林梳洗已毕，将店中事情办完，太阳已经多高。与童林商议一定，遂将童林带到街前。童林一看果然是集场热闹，赶集的上店的人还不少。两旁设摆出摊者也不少，俱是庄稼农具。什么杈耙、扫帚、大铁锨、赶面

棍、大炒勺、筐箩、簸箕等类，都是庄稼应用之品，买卖不少。已经走到街的当中路北有个大院，俱是赶集的生意，金披彩挂，快柳训拆（这是吊坎儿，江湖上的生意话。何为是金呢？总说是算卦的，都算金点；披呢？是扔到地上，以至修脚的那行，是在地上摆着的，就叫披。是变戏法的，都叫彩；是卖艺的，练武术的，皆为叫挂子行。唱竹板书的，为竹快；柳是唱大戏的，训拆就是说书的，此为生意道之俗称）。还有卖野药的，种种的玩艺儿，真是热闹非常。伙计将童林带至北面，有个空场之地。伙计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就行。你画个圈儿，你就练起活来，我还回店，办我的事去。我可不能陪着你，咱们是回头再见。”伙计说罢，回小店去了。

童林于是用竹片刀画了一个圆圈，将褡裢放在北面，连竹片刀放在一处。他往当中一站，所有赶集的一看，这个样式，是练把式的。又见童林长的魁梧，也真好看。童林的身材是在中等，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臂蜂腰。就是穿的衣服，打扮的不好看。土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白高筒的袜子，两只大靸鞋。辫子挽了一个小疙疸。往脸上看，可好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双耳垂腮，人字脖子，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腮帮子鼓着，精神百倍。赶集的一看，这是练把式的。那个年月，人人好练，都有尚武的精神。工夫不大，将童林团团围住。这里就有人说：“你别看穿的不好，打扮得像老赶，这才叫乡下把式。这个练把式的，必有功夫，一定是尖的（什么叫尖的呢？这练武术，分尖挂星挂。尖的架式不多，还都是单架。看着真不好看，其实没有真功夫不行）。你看他站在那儿不练，有多么的威风。那人就说：“那是站在那儿运气呢。”其实不对。童林虽在家走过功夫，其实他没有在外边卖过艺，要过人家的钱，事之所挤，万不得已而为之。今见众人将他围上，早就脸上如同大红布似的了。常言有句话：上山擒虎易，开口告艰难。论起来江湖卖艺，得有一套生意口。应当站在场子当中，先得作个罗圈揖，别名叫扬揖。众位才来，道得两句生意话，什么人穷当街卖艺咧，虎瘦拦路伤人，在下姓什么叫什么，必要道得一遍，老师傅捧场的话，这才遛遛腿，然后再练。练完了要钱，如有不给钱的，好些个刮刚（就是说闲话）。童林哪里行呢！不用说到刮刚绕脖子的生意话，以至大家围上了他，他脸就红啦。瞪着两只眼睛，看着众人，众人看着他。这真称得起是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工夫大了，大家说：“怎么还不练呢？”童林说：“我就练。你们都来啦！”大家说：“我们早来了半天啦！”童林说：“可是这么着，练完了我可要钱哪！”大家说：“练好了我们就给钱。”童林说：“不给钱，一位可走不了。”大家一听，这不是练把式，简直是路劫明伙，大家倒都乐了：“你练吧！”童林于是抱拳，“真是练把式，插手就练”。练了一趟大红拳。

练完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行家一看，他练完谈笑自若，脚下扎根入定，观

看姿态，真有几年的功夫。大家叫好。童林说：“好哇！要钱啦，可得多给。”大家一听，真是老赶把式，一句生意话没有。真有大把的往场子里抛钱的。童林一看，满地铜钱，大约有吊挂来，够吃饭住店的啦。你倒是接着往下练呀，不，也不说话，弯腰拾钱，放在褡裢以内，往肩头上一扛。竹片刀往腰中一掖，转身就走。大家一看，好哇，不练啦！只好走散。

且说童林回至店房，伙计张二见童林笑嘻嘻的回来，迎面问道：“你买卖怎么样？”童林说不错，于是进到屋中。将钱拿了出来，叫伙计预备早饭，又吃又喝。还把剩下的钱开付完了店的钱，与张二告辞致谢。出离店房，就走下来了。也不问村庄镇店何名，什么叫作州城府县，一直往南走去，凡到处就以卖艺糊口。这可应了那句话，人若吃了三天生意饭，给个知县也不换。沿路又运动身体，又赚钱吃饭，手中还有余钱。竟不思虑，也不问路程，在路途之上，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时已至深秋，童林已然行至江西界内。

这一日正往前走，天气已晚。寒风刺面，一阵阵透凉，只可寻找店房。猛抬头，在道旁路北有一家小店，门上写着四个字：“德和小店”，是一连五间正房，当中间关着避风门。童林走至近前伸手开门，往里面观看，里面是南北对面大炕。对面的锅台，住客还是不少，铺盖是一份挨着一份，店客正在聚谈。童林抱拳向众人道：“众位辛苦。”大家一看童林，身上一身土黄布，扛着小褡裢，在里面斜插一把竹片刀。大家亦就抱拳相迎，说坐下歇歇。童林说道：“众位，哪位是掌柜的？”旁边一位用手指着旁边这位说道：“这位姓郭，就是店里掌柜的，外号叫倒霉郭。”郭掌柜道：“来了客人啦，别取笑。”童林抱拳道：“掌柜的，有闲地方没有？”掌柜说道：“就这炕梢很好，坐下吧！回头打点脸水擦擦脸，喝点水再说。”童林将小褡裢往炕里边一推，坐在炕沿上。将要与掌柜的说话，旁边过来一人，说：“老合吗？由哪儿过来？”童林听不明白，这是江湖的吊坎儿，童林不知，这个店不是寻常小店，净住的是生意人，金披彩挂，快柳训拆，不住寻常店客。童林斜插一把竹片刀，大家以为他是同道挂子行的人。方才问他的这个人，姓吴行二，也是新入生意，变戏法的，半空不作。何为叫半空不作呢？通俗说就是花脖子，你说他是生意人，内里的事他又不知。你说他不是生意人，他还会吊坎儿。方才他问童林从哪儿过来，童林自然是懂。童林可略为了然，说我从大道上来，姓吴的又问道：“朋友，你是什么买卖？”童林答道：“我什么买卖也没有。”那姓吴的又说：“你是挂子吧（就是练把式）。”童林答道：“我就是穿的这件小褂，没有大褂。”姓吴的一听，错了挂子啦。吴二又问道：“你是把式呀？”童林答道：“今夜睡觉，哪位挨着睡，可得留神，没准儿。”吴二一听，睡着了被窝里打把式。吴二还要问，北边炕上一人答话，说：“吴老二，别问啦！他是海清（就是外行），这边坐吧！”掌柜的过来问童林：“你是打干房？还是起火？”这个童林倒是明白，

打干房是净给店钱，起火是外加柴米钱，童林问道：“打干房起火多少钱？”郭掌柜答道：“打干房是两文钱，起火四文钱。”童林说：“起火吧！”掌柜说：“我们吃什么，你得跟着吃什么。”童林说：“行啊。”掌柜说：“我们烙饼，给你烙多少？”童林说：“给烙五斤面的饼吧！”掌柜说道：“几位吃？”童林说：“一个人吃。”郭掌柜说：“你吃得了么？”童林说道：“吃不了好带着走，在路上当点心吃。”郭掌柜的看了看大家，心说他一点也不外行。于是掌柜的叫伙计和面烙饼。这个干面要是烙饼，每一斤能吃八两水。饼要出锅二十四两为一斤。要是烙饼啊，就是大锅烙饼好吃。工刻不见甚大，将饼烙熟。簸箕大的五张，拿锅盖送到童林的面前。外有咸菜一碟。大家看童林这个吃劲儿，真有点眼晕。童林饭量又大，不一会工夫，已经吃了三张。剩下两张，搁在褡裢之内。也兼着一路劳乏，将褡裢往炕里边一推，枕着小褡裢睡去。大家看天色已晚，也就各自安歇。

次日天明，童林醒来，站起身一看，正赶上郭掌柜出去解手。童林候郭掌柜回来说道：“掌柜的算账吧！”于是掌柜的将店饭钱算清。童林说：“我请问您一件事。我是跑腿的，昨天大家说的话，我是外行，全没听明白。我是练过几手笨拳，无非暂时糊口，望掌柜的您指引指引我。哪里有丰富的镇店，我好多赚几个。”郭掌柜说道：“你跟我来！”童林拿起小褡裢，连同竹片刀，跟随郭掌柜出离店门。郭掌柜用手往南指，南边有一段山岭，离此甚远。说道：“往南离此四十里，有一座镇店，叫作南双雄镇。往北四十里，有个北双雄镇。今天是南双雄镇的集场，两千多户人家，庄子丰富，好武的很多。你到那里可以多弄几个钱。你由此路走岭的东边，千万可别走岭的西边。若走岭西边，道可就差了，一定得迷路。没别的，你到了那里，一定大发财源。咱们是回头再见。”童林抱拳道：“再见吧！”于是往南走下来。

天气正值深秋，日尚未出。正在清冷之时，远山在望。村落萧条。一阵阵秋风飒飒，刮的征尘扑面。这一片凄凉秋色，令人心神惨淡。童林身上穿的衣服单寒，又加上秋风甚紧，满目凄凉，一阵阵动起思乡之念。自思在外跑腿，又不知父母在家怎样想念，身体是否安康？思前想后，不觉心中酸楚。好一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个上来，八个下去的一般，心思如麻，未免潸潸泪下。低头往前行走，只顾走路，不提防将道路走错。怕走山岭以西，却还是往岭西走下来了。约走有二十余里，猛然抬头看，这道路不像大道，乱草蓬蒿弥漫山坡。羊肠小道，接连不断。只顾信步往前行走，不想乱山环抱，遍山荆棘，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很窄的鸟道，并无人行。路旁酸枣枳荆，榆柳桑槐松，被西北风刮的树叶儿飘零。寒虫儿倒吊，鸣声透入耳鼓，这一分凄凉景况，又兼着秋草迷目，行人无影，无可问程。童林心若刀绞，心中暗想：常言有云“车到山前必有路”，莫若往前行走，再作打算。于是又越过几架山岭，举目观看，哎呀，不好了，四面俱是高山